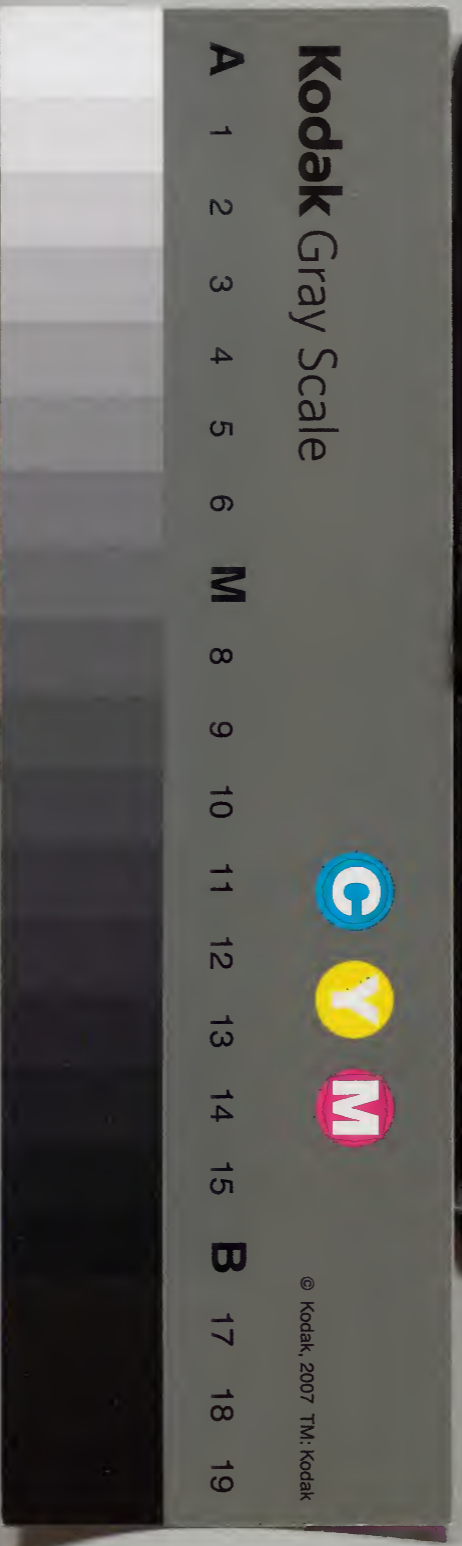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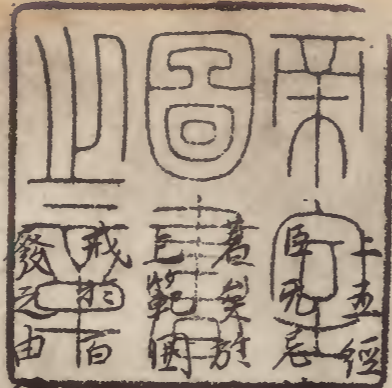
春秋正義 景鈔正宗寺本

内閣文庫	漢
一八〇七	番
三	冊
三五函	架
類	

上七同本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007
冊數	12 (1)
函號	275 - 60





正義表

正齊藏

上五經
 言臣國
 元初闢
 三極之
 道分焉
 醇德既
 醕六籍
 之文
 是龜書
 浮於溫
 洛爰演
 九疇龜
 圖出於
 榮河以
 章八卦
 故
 天地埏
 埴陰陽
 道濟四
 溟知周
 萬物所
 以七教
 八政垂
 綱
 戒於百
 王五始
 六虛貽
 徽範於
 千古詠
 歌明得
 失之跡
 雅頌表
 興
 發之由
 聖刑改
 之紀綱
 乃人倫
 之隱括
 昔官司
 契之後
 大紀建
 極之君
 垂步驟
 不日質
 文有異
 莫不聞
 茲膠序
 崇以典
 墳敦稽
 古
 以弘夙
 聞佛雅
 以立訓
 啓含靈
 之耳目
 贊神化
 之丹青
 姬孔發
 揮
 於蒞荀
 孟抑揚
 於後馬
 邦迭進
 成均之
 望鬱興
 蕭戴同
 升石渠
 之
 業愈峻
 歷夷險
 其教不
 墜經隆
 替其道
 弘焉斯
 乃邦家
 之基王
 化
 之本者
 也伏惟
 皇帝陛
 下得一
 純明通
 三統運
 乘天地
 之正齊
 日月之
 暉敷四
 術
 而緯俗
 經邦韞
 九德而
 辯方軌
 物御紫
 宸而訪
 道坐玄
 扈以裁
 仁
 化被丹
 澤政洽
 函陵三
 秀六穗
 之祥府
 元虛月
 集圓象
 商之瑞
 史
 不絕昏
 照金鏡
 而秦階
 平運玉
 衡而景
 宿麗可
 謂鴻名
 軼於軒
 昊

茂績冠於勛華而垂拱元為遊心經典以為至放出曠妙理深玄
訓詁紛綸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
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
字名振尚時貞觀年中奉

勅肯撰虫加討數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大尉揚州都
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元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勳尚
詹尤僕射兼大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
僕射兼大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
大夫侍中兼大子少保監脩國史上護軍衛縣開國公臣李輔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監脩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脩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
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
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
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顯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柳宣直
直郎守大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

大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
大學助教臣鄭祖玄徵夏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夏郎守四
門博士臣趙君贊兼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玄達兼務郎守四門助
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

宸首旁援群書釋元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其室之奧
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杰羅万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縣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
禹虫聲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
二十四日大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元忌等上

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尤史所職之昏王者統三才而宅九
有順而時而治方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室命昌於下故可
以事國永年令尚長也然則有力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夏在祀與
我祀則必盡其敬我則不加元罪盟會協於禮樂動順其節失則貶
其惠得則褒其善以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堂也若夫五始之目章

於帝軒六經之道死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經逾
元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邦伯敗王於前
昔侯請隧於魯而稱僭名号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下陵
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溫大至逢時若此豈
之以法則元位正之以武則元兵賞之以刑則元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
勉銜各之風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收於已往其去則於後鬼因魯史之
有得失於周經以正褒貶下事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下莫蕭斧之
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在而作則歷百主而不朽者也
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元氏者有
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
訓然難取公羊穀梁以釋元氏此乃以冠雙樓將絲絲麻方製玉國
柄其可入乎晉杜元凱又為元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
所謂子應乎毋以膠投漆下歆歆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
自中矣故晉宋傳授以元于今其下我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依本文唯下攻賈服便

鴻者大
猷者五

後之學者鑽仰元成劉炫於數君之內莫如翹楚然聰惠辯博固
亦罕侍而探鑽鉤深未旨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
致難者乃不文其根節又意在下於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
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
豈規杜之義又下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係公
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入者未為鄉劉炫
規之晉侯稱人與敵戰同案敵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義用兵何得之與
用兵以賊者若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義用兵何得之與
敵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也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
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其以漆園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云蓋
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寡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
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宋公語奉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下
衡已乞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
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姘而妻庶其此等皆
其妄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觀

附釋音春
秋沈傳注
疏卷第一

今奉勅刪定批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
申短見重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
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揚士勳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奏定
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
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復郎守四
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
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賜諸學
者以禪方一季

春秋正義卷第一

勅撰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頴達等奉

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雖自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事
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
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

且有影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
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真亦近俱以此序作注題並
不言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
晉在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今年相附隨而解之名
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後不秋之名釋例
異內之說秋例詳之是其秘集解而指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
與秋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
子爲各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及爲詩序序故杜亦稱序春秋名
矣經傳例及已爲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段明義以春秋
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之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之
層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第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
史官必須記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周典禮也言周史記之
張豉得史本有大法之意周禮既甚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
惡无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經之意自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修
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充傳之意自身內國史至

然後如傳也言經旨之表不應擬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
例至非例也言立明傳有三等之傳自故發傳之件有三或三叛
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修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例至人倫之
紀備矣摠言聖賢大義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
結之自或曰春秋以經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
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全亦先取魯大明春秋
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認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
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批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曾授子起
子授其子期子授楚人鐸椒子授抄撮八卷授虞卿子授抄十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苦王
壞孔子四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平盡倉卒之難未及施以及春秋左丘明所
修皆古文曰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
間獻丘氏及古文周官先武之也獻丘氏學公羊之也上書訟公
羊抵丘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平咸以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
後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太僕也左氏古字古言學者傳訓
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惠與聖人同親見笑子而公羊穀梁在二十
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歎以問向向不置非
也及歆親近遂建立左氏春秋及七傳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移居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平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
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以於左氏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也鄭康
成藏左氏書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發
氏學顯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人臣制主品自不同掌夏
曰司字書曰史今官記夏力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夏之書名
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記之名也明史官記夏之書名曰春秋
之意春秋之名經元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

記夏者以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
夏紫曰時論傳天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自喪白穀
紫以日紫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夏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
月以月紫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而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
時以時紫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夏但未必名力春
年所以紀秋身批周在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
遠近別同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記者仲尼
異也

史春秋以為襄貶之法也 記夏者以夏紫白也別同異也 既
辨春秋之名又言記夏之法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年之辭言於此
日而有此夏故夏紫白月統日故以日紫月時統月故以月紫時
羊統時故以時紫年所以紀理羊月遠近分別夏之同異也若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
之類夏夏之所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
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紫月月
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月必紫月必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
尼備文而後人脫語四時必具乃得成年相十七年五月无夏昭
十年十二月无冬二為皆有月而无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
不應故闕其時獨存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紫於
月或夏史先闕文為禧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
時之間再有此日無款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復知南是本文
自闕不得因其闕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
未必後人脫語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自有詳
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士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者
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無不盡書而月者多是其本
有詳略也計記夏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其夏書之於策簡
其精廢合其同異量夏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无定
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
有具否不得即因而用之案經傳者凡六百八十夏自文
公以上有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

十二計年數略曰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日異他國
之書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常
時之史亦不巳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後後脩之曰典
參差日月不齊仲尼安已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內去其日月則
或書或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得有日者因
而詳之曰元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喪也故春
秋諸夏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邦卒日食二夏
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
魯百相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百官失之也丘明
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元義例既不以日月為例獨於此二
條見義者君之卿仇是謂股肱或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
與卿仇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喪之小失不足
毀人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故出我於後元辭可以寫
文而不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
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

必記月朔之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之與不日
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元公羊穀梁之書道德陸說之字或
曰或月妄生喪敗先儒溺於二傳橫由元氏造日月喪敗之例故
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判定日死喪敗而此序言史官記
夏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夏之休須有所繫不若繫之具否皆
有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誰
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之精者日也劉熙釋名曰日實也
光明感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昼入則為
夜故每下出謂之百之先後无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
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
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之
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
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已半而切及日與日相
會張衡靈憲曰日譬如火月譬如水外光水合景故月先生於日之
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昏然則以明昏謂

之。一月所... 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遠相統
攝。紀理庶幾。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
月。則遠近明也。別月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變。各繫其月。則異
月之變。觀其月。則異內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
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曰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
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夏。唯須頻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
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月。則有之。相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
戌。公會。却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亦異。文。仲
尼。位。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之。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夏。主。記
南。時。之。夏。有。先。後。須。有。夏。之。年。表。是。也。首。始。也。夏。繫。日。下。年。是
夏。端。故。史。之。所。記。必。先。夏。其。年。以。夏。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
也。所。記。之。名。也。四。時。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
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
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也。舉。春。秋。二。字。其

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乃。青。春。冬。在。其。中。春
秋。之。書。无。物。不。包。无。夏。不。記。与。而。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者。經
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歲。鄭。箋。云。春
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二。字。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
其。實。一。也。尔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夏。堯。舜。三。代。示。不。相。重。表。也。
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
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並。代。有。所。尚。
而。名。與。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十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是。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
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夏。者。則。各。後。所。尚。常。語。者。則。通。以。啟
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豈。周。之。稱。歲。也。
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啟。之。号。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
為。言。春。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斂。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
也。漢。書。律。歷。志。云。春。春。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熟。反。也。

物難斂也冬終也物終歲之也是解也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也
一月无夏不空举月一時无夏必空举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
歲故時至无夏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
春秋七月注云虽无夏而書首月具而時以成歲相四年不書秋
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夏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
故春秋有空時而无夏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
一時无夏則書首月在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預於彼无注釋
例以為闕誤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為華棄賈逵云取
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万物以生秋為陰中万物以成故使人
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
名理包三統執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
數混沌而畫蛇足
必將大性命而失蛇酒 周礼有史官之志亦若有國史既解名
四方之志 諸侯亦各 有國史 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中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

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 正矣曰周礼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
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表書內史職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
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夏者掌邦國取小
史職文四方之夏取內史職文社稷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
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礼言邦
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夏
書內史職之者謂四方有書來若內史職以白王也若王之後則
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主掌四方之夏各其國
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不極及策命之夏也然則內史小
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若之夏故依二十三子杜注云國史兼
書而不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
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加杜之意
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依二十三子杜注云同盟然後
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夏者赴此兼受他國之
赴也達四方之志者赴已國有夏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

種故社齊擢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皆嘗仍不知既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已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丙史其策命之史多是太史則太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商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太史友內史友如彼誥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編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依二十八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天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各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言也南史聞大史忌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天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之戶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同二年傳稱史華竟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又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

大事各之於策小史竹簡備而已

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天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界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在內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言如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尚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也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元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也之左右則史掌之復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史謂之左史右史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年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大史書之於策小史簡牘而已既言為卑皆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卑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牒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

子不謂也

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
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
序以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存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亦經
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在天子策書所用故
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簡乃方版之廣於簡可以並容
數行凡為書字有少有少下均可盡者書之於簡教以乃為書
之於方々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卒有
右以上書於策不及百者各於方却云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
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夏小夏乃謂
夏有大小非言字有少也大夏者謂君奉告廟及隣國赴告經
之所皆皆是也小夏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
也大夏後魚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執君大夏南史崔杼執
簡而往董狐既食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奉策以示之
明大夏皆先各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夏文辭或多如呂
相絕秦色子說楚字數百非一簡一冊所已容者則於衆竹間

續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賦不告敗
勝不告克不各于策明是大夏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立
明得之明是小夏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修經皆約策書
成文立明作傳皆據策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兼其告辭史
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切言非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巳不得記
於典策此蓋周禮之旧制也又在二十六年經皆先傳之不解經
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夏者或策書在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
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於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
謂之檮杌大傳之所言其夏小故知小夏在簡大夏在策也 孟子曰其
晉謂之乘一也 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子與鄒
而魯謂之春秋也當六國之時師夏孔子之孫子思修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
春秋其實
第四高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
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夏是杜其其字使
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與於甲賦乘馬之夏因以為名檮杌者
器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甲時記方夏之名是

三者立名，對其記夏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
記之名也，故引此以必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
尼得而修之也。案外傳申叔時曰：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
韓宣子通春秋，不言魯與，精於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名，魯先別
魯，宣子名也。晉大夫適魯，故守其名，賈逵云：周禮，魯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
魯在昭二年也。見易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魯名。韓宣子所以王
象與魯，春既言諸國有書，豈明魯最備，故云此。正考曰：此昭二年傳文，
秋曰周禮，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也。
在魯自矣。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
後效此。吾杜注被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
乃今知周之策書也。春秋遂周公之典，以序夏故曰周禮。魯在魯矣，易象春
公之德與。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
周之所以。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死，王位故以
王，又如字。王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為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觀

非二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
充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魯是周法所記，乃是魯夏故之言。魯
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美善其
人以其曰所未悟，故云今始知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
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在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
夏，則謂易象文象之辭也。鄭玄案：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
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陳殺牛，也。以為
易之文，詳周公所作，杜銜元明解，似同。鄭說韓子所見，蓋周之曰
典，禮經也。序言史官所書，曰有成法，故引韓子之夏，以此言結
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曰，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
非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
曰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春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
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備之前，曰有此法。韓子所見而
說之，即是周之曰典，以元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
所為，明策，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

是周公曰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曰制者以聖人所為動皆
有法以能立官紀實豈得全無憲章之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
賜宿會典策則史官記實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
予之得之何足以為先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修春秋
周德既衰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憑斯文何足為典
官失其守得與諸書禮樂符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曰有室制韓子所
上之人不見是也 同德既衰至多違曰章 正義曰此明仲尼修春
已使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書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
昭明之告更加筆削但力官失其守喪失中赴告策書多違曰典是故仲
策尺百告古 尼修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已守其官職昭
一音古報及崩 二十一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力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
日告諸所 邦國無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金廣言要官失職要其
一記注七注 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制微而聖
作註多違 而辨上之人已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
曰章 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已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

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使春秋褒貶勸戒昭
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曰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
若然則隣國相命申夏謂之赴他夏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昭七年傳衛齊魯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曰章者
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相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
仲尼因魯已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曰盟而赴不以名之赴是也策書記注
史策備成多違曰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
文考其真 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至將來之法 此明仲尼所因并
偽而志其 制作之意所修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史策書成文之曰文也考
典禮上以 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
遺周公之 法者廢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遺周公之遺制使曰典更與下以
明將來之 明將來之法今後在相則以此故修春秋也亦代後代更終一按
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
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彰後代人主誠已觀春秋之文按
當代之夏所惡不以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

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
道不見用既起被屈莫能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
力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其教之所存文
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說仲尼改史之意教之所存
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復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
者得二十八并天王將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
將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刑故書曰天王將于河陽杜以晉文
之意將欲害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疆大不敢至周喻王出
將得禮禮尋其跡歸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在子止弑其君實
傳云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茶卒書曰弑其君太子曰
卒心力復君舍棄物可也許止進系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
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若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
之端勸夏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對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
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國善而知勸見惡
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餘則皆即用史

其餘則皆
即用史
之有文質
辭有詳略
不必改也

其說仲尼不改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
用史也昭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近代其教甚多人心不向屬
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
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詳
華史質則詳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
蝻蚩蚩皆害物之災蚩蚩言有螟蝻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
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
郊皆無所發諸侯有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亦異是其史曰有
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
孰能修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
成十四年言春秋非聖人誰能修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向年而
許又者言又重上華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蓋周公之志仲
尼從而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是必然者索諸君子論春秋
之義而去善志春秋既名曰名明稱而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
言周公之志也備者治曰之名傳善聖人而言備曰明修前聖之

道故知下傳之註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旧典禮經
此後重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夏之法旧史之遺周公也
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還修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
尤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下論傳尤丘明受經於仲尼至隨義而發
正矣曰丘明為
以爲經者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
不刊之論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
也故傳或之骨也非傳所已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異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
先經以始文以始後經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或依經之言以辨
古史先志庶
或後經以
期於釋疑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
終義我豆及
或依經以
辨理或錯
經以合異
隨義而敘
聖言丘明力傳以其姓左故号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春

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則吁其君完先發在公娶于齊如此
之類是先經以始夏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
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賾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賾
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也依經者經有其夏傳辨其
由隱公不春即位而求好於邾故內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越
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
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無異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
其例之所
重又直竟反
曰史遺文
略不盡奉
非聖人所
修之要故
也
身為國史
躬見載
籍必廣記
而備言之
遺者旧史已沒策各遺故曰遺文 身為國史至究其所窮
此說元經有傳之意 正矣曰說文云籍部各也張衡東京賦
曰多識前言之載亦各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
取必廣記而備言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遠明筆意其旨遠將

力當凡在禮內令者所執禮也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
之內有官成官法邦象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更品或官法
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凡者是史官之策各成更法也釋
例終篇去林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身二凡其義不異
故也詳周公垂典應每更設法而於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
四十部世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
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與向例亦非全語丘明未
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曰典丘明撮其律矣約以
故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批古文覆述而見之此丘明舍意之
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為言律例不一於凡之內更義不
向亦有因經而連釋經之所也如王曰小童公侯且子是也亦
有明經之所直釋經之所也如凡祀啓蟄而郊竟見而雩
不言祀以經也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凡凡語少
經更更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引王且小童若曰凡語多經更
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初祀郊雩故莊十一年

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之更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曰凡多
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律凡有二條一為特為策者一為兼載國
更特為策者凡告以名則各之類是也兼載國更者凡婚女子
敵國之彭是也兼為國更但他各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
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本
例其言非獨為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為諸姬明
知正凡所言非止魯更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以魯其婚
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
事明是兼合故典裁約為文也其微彭南函心喪也此
下盡曲而暢之既新意也微彭南函下繫辭文也微智織隱南
謂著明曰說云下之經元等例此經有義例謂孔子循經微
其顯更南其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其善更顯者若
秦穆悔包貶四國大夫以例稱文與常文無異惡更顯者若
諸侯成緣陵叔孫約魯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元罪文同叔孫
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微其更南函者謂南其南理使

其微顯
函裁成義
類者明也
皆批曰例
而發義指
行更以正
褒貶字林
方犯反

之宣者若晉趙盾歸生楚以陳乞及許大子上皆非親弒君
是其罪串隱孔子脩經加殺使罪狀宣露是圍也諸春秋褒貶
之例並是也蓋以為皆批而例而發義以下論立明之傳微顯闡
焉乃是經更故實沈諸儒皆悉同此列炫以微顯闡也皆說作傳
之意經文顯者作傳亦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者顯者若
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
出哉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
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發段是闡其幽也
立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此類者皆
批而與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其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
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批而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
將知伯不教其勇仲尼設其君王顯稱知伯立明正述其更先解
經文是指其切更以正褒貶也此二更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
也此序主論作傳而實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誤
失社旨諸稱昏不昏王謂之變例上既言批而例而發義故

諸稱昏不昏
昏不昏故
類皆所以
起新由發
大義謂之
變例

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昏先昏故書不昏不稱及昏白
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由之例今定知發凡是回七者是新發明
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認此內變例猶詩之有變風
變雅也自此以前不知有新由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以
曉久也稱昏者若文二年昏士穀堪其更襄二十七年昏先晉
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昏即位攝也鄭
子克未至命故不昏書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昭二年君子以
晉為相元君之心故先書殺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
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
成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
若隱元年春鄭伯克段于鄆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我于濟
西不言其來譚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
公出故也在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昏白者若
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眾也如此之類
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也追昏也隱元年稱鄭伯說失教

也昭三十一公在乾侯言不以外內也先春故書既變新意則追
春亦是新意春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書亦俱是
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為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釋例然篇
之諸難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
差稱謂追春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是
以包之故也相田傳紹者亦注此序以為序言諸稱亦即是新
意與下七者合力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
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不為別文明知杜言諸稱
然亦有史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
所不書即耶 然亦有史至曲而暢之也 此說固曰力新也仲尼脩
以為義者春秋者欲以上遊國制下明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
此蓋春秋以為變例其曰史不春則元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
新意故傳春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為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
不書元曲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書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
而暢之也 春秋新意其言恕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更同者諸
暢初亮反

理見其直也 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也 訓通故
言曲而暢之也 若然隱公矣 不即位史元由得即位釋克實
未明爵史元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
以春為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款之云丘明之為
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矣之所在于則
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元亦或改舊史之有魚因曰文固是仲尼
之意也 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 豈是舊史不書而更合仲尼
之意 仲尼因而用之 即是仲尼新意者 宣十年崔氏書大并衛德
稱魯曰崔氏非其罪也 且皆以族不以其名 是皆不以名故知舊史元
其經元義名及仲尼修經元罪見逐例不書名以曰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
例因行更不得不同而用之因曰新皆此類也 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
而言則傳外義不云所書為義者 但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史記之文皆
自言其故 甲史所各因而廢貶理在可見 不須更言 但恐曰史不書而夫
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經元義例之非例也 此一段說經元
非例也 義例者 固有不更史必書之例 豈既得失其文不著善惡

故傳直言其指歸趨向而已非廢也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
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元等例故傳直言其
既通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故發傳之伴有三
例之情有五 正矣曰傳伴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要例既
非例是也為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各經有以五情緣經
以求其為例言傳為經發例其伴有此五更下文五句成十四年
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備之聖人指謂
孔子義孔子所修成此五更之文所獲諸例皆下句釋其義者
以漏之年以發傳之伴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是可知耳列
文見於此而寔分變例新意以三更釋例終篇曰立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
起義在彼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 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
見賢通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對之較發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
及下同稱族甚明尚不巨悟其為暗也不亦甚乎一曰微而顯至城
梁七城緣陵成十四年傳為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存
之類是也

以夫人婦姜氏云自齊叔孫是其族也 襄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
衛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也 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為辱也
稱叔孫奉其宗名所以為君命也 入舍叔孫替其為稱所以為夫
人也 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為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存
十九年經書梁己是秦己之也 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依十四年
經各諸侯城緣陵是存率諸侯城之以述祀也 傳曰不晉其人有
二曰志而晦 闕也 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甘
約言示制 而各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而
推以知例 此而起義在彼背是辭微而義顯故以三更屬之二曰志
與謀曰及 而文微相二年秋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自唐傳例曰特相舍
之類是也 謙更也 自參以上則性稱地來稱舍成更也 其意言舍必
參七南及音稱地 二人共舍則莫肯為主兩相推讓舍更不成故以地致
三人音願 下人為至二人聽命舍更有成故以舍致 七年公會存侯集
例曰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 舍其意言同志之國若以征伐彼

与我同謀計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為文，彼不与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舍，舍為文，此二者者，義之所異在。於一
字約少，其言以而法制，推尋其意，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
三曰婉而成，文物微也。三曰婉而成，章至許由之辭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謂
義訓以示，屈曲其辭，有所辭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諸所辭諱者，其辭
大順，諸所諱，非一故言諱以總之也。若依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內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取諱而不言
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是諱辭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
師受邑，內辭朝而宿，要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內後
巡守備陽水，以共沐浴，要謂之陽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
邑於京師，許由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初田是也。
隱相之在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勢
之便，故相与易，初薄，不足以為當許，邦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
擊，天子之田，諱其更相，元年經，各邦伯以璧假許，田之，若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要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

四曰不而，不故，此二受皆屈曲其辭，後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
不而，故其篇章也。四曰不而，不汗至，獻捷之辭是也。彼注云謂直言之
各其更其，其更其，其事所汗曲，禮制宮廟之飾，極不每，楠不刻，莊二十三
文見意，丹年秋，丹相宮，極二十四年春，刻相宮，楠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
極刻，楠天私求財，相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魯莊三十
王求車，存一年，存侯來，獻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各其更，不而之，隱具力
侯獻捷之，其文以見，說意，是其更實，而不有汗曲也。五曰懲惡而勸善，
勸善也，音則音克，楠，至三，版人名之，彭是也。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減，所以懲
音則音克，楠，至三，版人名之，彭是也。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減，所以懲
五曰懲惡而，奔昭五年，莒，年，夷以年，妻及防茲，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豎，來
勸善，非及，奔是，謂盜，與三，版人名也。奔昭，衛國之鄉，春秋之例，皆各其名，
名而七，盜，孟氏，奔，勿忽，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故求，不畏強禦之名，春秋抑之，各曰
而章，登，奔，盜，公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黑肱，其黑肱，莒，年，夷，三人，皆小國之臣，
豹，盜，三，版，也，非命，師，其名，於例，不容見，經，竊，地，出，奔，亦，食，而巳，不欲，求，其名，
人名之，彭，閔，春秋，故，各，其名，使，惡，名，不減，若，其，內，惡，求，名，而，有，名，章，微，則，作
是也。

趙人貫公名傳子長卿之傳清河張禹之授尹更始之傳
大體轉相成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之授黎陽賈護之授蒼梧
祖述進不陳欽而劉歆後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尤氏者李之賈護劉歆
或為錯綜是前漢言尤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尤氏不得立於學官至
其變退不守立明之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後廢然學者廢矣中興以
傳於立明之尤氏春秋魏在則王莽重過力之注以等氏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
傳有所不杜之所見十數亦定是伊人也大休轉相祖述至適是自亂禮
通皆沒而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為始而述修之也經
不說而更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
虞引公羊以及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立明之傳之有不通則
穀梁子及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法多有以夏祖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者觀服
適是以自度買韻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依公王傳於依年
胡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而作主及寡九年閏月
戊寅濟于陰阪之制是也魯謂皮膚言淺近列之也公羊穀梁口

預今所以相傳授因夏起同意與尤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尤氏適是以自錯
為異專修也預今所以為異蓋立明之志也立明與聖同躬為經作傳
立明之德以經有他義無不容不為專修立明之傳以親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矣
親經之條在傳故經之條貴必本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
貴必出於傳也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非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其
義例推尋變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立明之本意也昭
諸凡推變三年北燕伯款亦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亦奔齊罪之也則知
例以正變昭二十一年秦侯朱亦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魚甘罪之也則知
而或異端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去起蓋立明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栾盈出奔楚
之志也杜注云稱名罪之如以之彰是推變例以正變也杜注云魯女媵陳侯之
結媵陳人之婦于野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
婦依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女故不稱國如以之
彰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三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有

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後買集解與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
是非二也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
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因二而知二賢史之闕
文也今充氏有甘傳之經亦有元經之傳元經之傳或可廣文其
然則子駿傳之經則不知其變又有變由於魯公君親之而後不書者先儒
創通大義或強力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
疑音後子駿之變也然則子駿之見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結劉向子
伯父子許惠大初充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充氏引
卿皆先儒之傳文以解經今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
義者也其有後漢賈逵字景伯扶凡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
類子嚴者例達傳父業作充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類子嚴名容
雖淺近亦陳郡人也此於劉賈之後學識雖後漢賈逵然亦注述春秋名
下故特舉劉下家之學杜以為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
賈許穎之自餘服虔之後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分經之年至集解
見賈逵及下同

分經之年 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以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
與傳年相 毛公韓嬰之內為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於省覽力故杜分
附比其義 類悉及各 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
隨而解之 解何要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名曰經傳 又別集諸例至詳之也 春秋記言之各前人後人以夏相影畫
集解 其行夏不得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此校則善惡不章廢賤
又別集諸 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後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
例及地名譜 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諸第歷數三者兼春秋之
第曆數 事於經傳其例者繁多以特力篇夫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
諸本又作音 同布方及數可 變同則力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為
其及後不音 者皆同相與 部也其四十部於身後隱即位為首先有其變則先次之唯在族
為部九四 十部十五 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後終篇巨最然未故次終篇之前終篇
卷皆顯其卒在遇岳之後故地名在在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至所安
異同後而 正我曰上一問下答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
秋例將念

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為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
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切言孫皆論語文也邦
云以為批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為危行也何晏以危為
余所問仲尼危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為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危
曰文王既沒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為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為故問
文不在茲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王時王之政也 此亦末以來答上問四
乎此制作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故令先有案按乃得遽相發明
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後
仲尼曰之非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
始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
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無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
始則於文不次故答首矣末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足試其矣
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無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力非遂并辯公
羊之認自若夫制作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力非也自聖人
包周身之防非所闕也答孫言辟害之力虛也先儒以為未獲

此即誤也

麟而巳作春秋遇獲麟而經猶未正故既答公羊之認然後却辯
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
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為盡得其意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
以下言其不可采用以章子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問而
問其異乎余所問一句歎其所批非理故言異乎余所問仲尼曰
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包匡以兵而後之使若驚
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
乎孔子自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序人其如予何其
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序人不乞違天以害已
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巳致
此端也先有制作之意不恨時也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
杜敬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却玄以為河出圖書龜背負
出如中候所說竟與甲亦文綠色甲似龜背廣九尺二有列

麟鳳五靈，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口即八卦，王者之嘉，是也。未知二者誰在。杜預曰：麟鳳五靈至所以力終也。麟鳳，瑞也。瑞，吉也。今與龜、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時，出非其時，是非其時也。上其明主，是虛其應也。為久所獲，是失其政也。夫而失其政，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先所行，功先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為感。應對之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故使中，被來也。由是所喜也。此聖人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下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各為感麟而人取以為感也。既以感而起，國所以為終也。各上春秋之作，尤傳元明文之問也。絕筆於獲麟之下句，所以為獲麟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獲麟之句，為龜、白虎者，以鳥獸而為瑞，不出五者，經傳識緯莫不以此。然禮者所感而起，記禮器曰：外中于天而鳳皇降，龜、白虎並為瑞，應只云麟、鳳、也。虞、鵠、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白虎並為瑞，應只云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二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各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白虎，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甲、庚以為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畜物為群，甲、庚既獲

則羞物皆備，龜是魚鱗之長，鳳是鳥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今之內各舉一長，虎、麟、何始於魯，皆足盡數，故略高靈，杜欽論，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隱公之曰，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下句是其所感也。曰然則春秋之始，王也，隱何始於魯，隱公至垂法，將其上，既解於麟之意，未辯始隱之公讓國之賢，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君也。考乎起此問者，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後其時則相持言，或於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夏，無前起則列國本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乎其始則周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土居以之，祚胤祚，洛邑平王為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首，直云位讓，王已祚胤，天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為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亦乎其始，則周承命，紹胤，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已執養下中興，仲丁，隱公已祚胤，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已執養下

祖業先啓
王室則西
周之美可
尋文武之
也非墜地
豈直是故
附其行夏
米周之治
舍成王義
兄及子
將來
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也大宣聖祖之業先
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
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
墜豈直是故也仲尼懸其如魯之作法其意言若已用我
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切要米周公之
附其行夏曰典以會合成一王之木矣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實得法將
來周之治以未墜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下段大明作春秋之深
意問者不直云隱公不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魯
決其不始於魯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
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為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
恒居鎬地是為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垂
至洛邑遷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
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
祚眉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乞新天永命言用善

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福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是杜預用之文也春秋挾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
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存為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賜會有一
天子抗邦國之義以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奉王者之法也
魯史亦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無法將事將使
天子法而用之邪獨遺將事諸侯也 所存之王至此其義也
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魯周王魯之言經存春王正月王即周
即魯隱公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侯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
也安在其熱夏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不改革春秋之文矣
周而王魯乎 在黜周王魯乎若魯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
子曰如有用 之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意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
我者吾其 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之語必謂我有賢也之德故也既謂我
為東周乎 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宜然哉必謂我有賢也之德故也既謂我
此其義也 有賢德或將已用我言如其已用我言者吾其力東方之周乎言
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

祖業先啓
王室則西
周之美可
尋文武之
也非墜地
豈直是故
附其行夏
米周之治
舍成王義
兄及子
將來
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也大宣聖祖之業先
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
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
墜豈直是故也仲尼懸其如魯之作法其意言若已用我
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切要米周公之
附其行夏曰典以會合成一王之木矣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實得法將
來周之治以未墜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下段大明作春秋之深
意問者不直云隱公不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魯
決其不始於魯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
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為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
恒居鎬地是為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垂
至洛邑遷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
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
祚眉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乞新天永命言用善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法論語者其意多然唯却玄獨異以東周為成周則非社所用也
章性考夫制作之文至非隱之也此一段答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
情見乎辭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答王魯更起言微故云若夫聖人制
言高則皆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或之人鑒見既往之事
遠辭約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顯近立言高簡則言
義微此理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顯近立言高簡則言
之常非隱意遠大章句煩多則復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
之也常非隱意遠大章句煩多則復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
聖人包周身辟害以被先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性考或
之防防也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章性而察其意不異耳
隱諱以辟聖人包周身之防至非所闕也此一段答孫音辟害之意若成
也惠非深闕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弟帶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曰吾誰欺矣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克使門人為臣欲
人為臣孔子以辟惠害此更實非所闕也云非闕者言前訓未之有也子路
云神尼素欲使門人為臣又非通論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為非也索論
王立明素臣

又非通論也

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切辭也其
臣而為有臣吾誰欺矣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克使門人為臣欲
令以臣禮葬君其影榮夫子之瘠而責之我實先臣何故而
有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
子路使門人為臣終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為欺天况神器之重
非人臣所設而云仲尼為素王立明為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
人之生與運降替運通功濟道運則道存身後雖復富貴
天下之益益於克葬賤為匹庶何擲於仲尼道為升降自由聖與不
聖言之之益益乃與賢與不賢非後假大位以宣風藉厚名以範
垂範王稱臣後何所取若使才位無人虛稱王号不爵不祿安
先儒以為制臣名是則富貴而恥貧賤長階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
作三年文不也職文仲山節藻稅謂之不知管仲錢籃朱紘林其器小見季
成紋麟既已成森八何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稿王子則罪不容誅而言素
以與仲尼年王素臣是誣天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
亦又近誣云云先儒以為制作三年至亦又近誣此下云為得其實
音附正之近誣音凡

春秋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其常準此本經傳別切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執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虔云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意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曰本也經者常也言夏有典法可常通用也傳者傳也博叙經意傳示後人今并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未大史公晉也本旁引傳記以為左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滅魯

正義藏

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在承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為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宣侯爵而林公者五等之爵雖為卑殊号臣子為其君父皆稱為公是禮之常也字居云第訓次也一者教之始以卷於次也其一也杜氏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大僕謚戴侯也恕字祐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婿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為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完立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力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官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

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代者註述之人或在謙渠不敬自言其
名故但言杜伐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註居皆稱為傳
鄭玄則謂之為註而此於杜伐之下更无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
題在上故止云杜伐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伐以兼焚曆之後
諸儒各載字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代為讓之
辭 傳惠公一 惠公名不皇謚法愛人好与曰惠其子隱公讓
國之君元妃若非友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及 傳
惠公元妃孟子正友曰惠公名弗皇存以之子也謚法愛民好与
曰惠秋詒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
匹故註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通妾故傳云陳袁公
之元妃鄭姬生悼太子桓師二妃生公子番下妃生公子勝元者
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原始適兩說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
非適者蓋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者袁姜之類是也妃者配
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礼所云天子之妃曰后
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為后

之言為後蓋執治內宜在夫之右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
任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宜人也妻之言齊
言与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奇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為立
別号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為稱少牢饋食礼云以某妃配某代是
大夫之事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
長也礼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妻子長於妻子
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註文十五年及秋例皆云慶父為
長庶故或稱孟代沈代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
氏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甸請後曰鄭甥可則荀
吳安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代常為適而稱伯趙代恒為庶而孟
者也蓋以趙代趙有之右者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子慶父
曰之推此言之知代荀首之右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
妻之子俱稱父荀首並得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
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礼孟伯之字无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
稱之耳梁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
去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諡
誅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諡故号當繫夫釋例曰
諡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後文於是諱焉傳曰國人以諱更
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諡未也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々
々无外均於礼自繫天之諡以明所屬詩稱在姜宣姜即其義
也是言婦人於法也諡故取其夫諡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
姑秦姬是也死以夫諡冠之在姜宣姬是也直見此人其某公之
妻故後夫諡此諡非婦人之也夫諡已定妻即後而稱之先夫而
死則夫未有諡或隨但稱字故云也諡言婦人法也諡也先夫死
不得後夫諡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自其未也滋蔓則為之
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武之類皆非礼也重言孟子者服虔
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陸色諡至純室
正及曰諡法不生其國曰色是色為諡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
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純室以其姓則姓之与姓皆得純室此

既其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姊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姊女
曰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姓媵
之以姪姊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姊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
諸侯娶於三國之別各有三女也言諸侯始娶則曰姓之國以姓
姊媵者故言媵者亦有姪姊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与媵皆有姪姊
但色子或是孟子姪姊或是曰姓之國媵者姪姊以其難明故社兩
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姊又云曰姓之國以姪姊媵是也故叙例曰古
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姊皆同姓之國々三人凡
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純嗣是其美也然
宋之曰姓國依古亦子姓殷時宋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
不載其國未知弟之曰姓者是何叙言云媵送也言要送適切故
夫人姪姊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純室之文皆无重娶之
礼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内室次妃謂姪姊与媵諸妾之最貴
者叙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姊媵純室是夫人之姪姊与二
媵皆可以純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礼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

故雖攝治內豈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純室妻也夫
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純室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至于我
正受曰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仇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
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世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
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為宋
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
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
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
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
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注婦人至如魯 正受曰婦
人謂婦曰婦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者若
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婦之於魯也成孝唐叔亦有文在其
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
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內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
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

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效魯作裝手文容
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豈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
與上重言孟子卒其友曰也曰說云若河口洛書天神言語真文
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其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注言婦至年
薨正義曰杜知不以相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弟
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若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
公而隱公不痛使相為王若薨年出則終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相父
弒隱與相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知相公之
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无所異杜言以者欲明慶父為
莊公庶兄故對言以也知例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相父之弒
隱公皆謬謀於相然則相公已成人也傳云生相公而惠公薨指
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相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
於齊自應有長庶之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注隱公即位傳
正受曰純室豈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為君
隱公為嗣又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

仲子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相但為相尚少未堪多難
是以立相為大子帥國人而尊之已則且提君位待其年長故於
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節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
傳是謂先經以始夏也凡稱傳者皆為經唯文五年霍伯曰
季等卒注云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相接故
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夏同文異
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宰相為大夫索傳言
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相則隱公之時
亦有大夫隱之為君後何所提若先奉大夫乃後提為不得云立
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相為大夫奉以為君隱雖不
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相為大夫可矣要在
其事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傅云崔杼立
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公以
為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
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為大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

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經
元年春王正月 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和杜氏所題以今年相
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
上皆曾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
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華前代取奉
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
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
云夏后氏尚黑啟人尚白周人尚赤却康成依此緯候以正朔三
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和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
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其明說未知所從正夏時王所
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
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為正
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代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二月者言
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
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

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
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樂所以為先聖通三統師法之
義恭讓之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
正其意以為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周室
之臣民者夏殷之曰王每月書王故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
祀宗二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祀不行殷而使天下諸
侯備視二代者諸典籍未之或聞祀宗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
則是重之去而忽當今為之國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
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
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也
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祀非王後夏无可為後通夏
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夏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
不後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後書王以其上月已書王
之月則下月後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无
夏乃各首月以記時以下三月有會盟之夏則不得空各首月

也正月无夏而空各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
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各曰元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夏垂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
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各其夏見以月公宣即位而自不即
位莊閔僖元年皆各春王正月與以同也宣公元年不各正月者
正月之時宣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
見下文正月无所可見故不各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
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
元年紀夏及其史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後前半年後後
雖非年初亦統以歲故八年即稱元也穀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
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因史用
元年即位之礼因以以年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春秋
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法必改
正朔純也之王奉布行之每歲頒於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
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所各之王即平王是其夏也公羊傳

曰王者孰謂之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為頒於諸侯非後
又王之歷受命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受也 注隱公至元年
正矣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
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口有五始謂以五夏也杜於元氏之受也
元以文而始之理亦於杜元害此非元氏襲敗之要自是史官記
夏之傳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
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教其時元以居正
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教其時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受但
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尊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厥物教其
與元同休故年稱元也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受人君
當執直心杖大義教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
之始月故特假以名以示其其餘皆即後其數不復改也各稱月
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元夏而各正月之意隱公不即位然撥行
君夏布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

不為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別其上壤分之臣民使之專力已有故
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邦國之夏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
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為規也云元正
唯取始長之受不為元居正規教杜云教其時元以居正謂人
君休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教在下陵奪也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
不為休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
唯王者然後改元立号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者
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
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夏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
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
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
云黃帝坐於 危閣鳳皇銜爵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以五
夏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
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

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兼天以制号令則无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濫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曰日並見相須成体非以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非非公之元非公即位不在王之元非安得曰日並見共成体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之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曰王之政正諸侯元為而王早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充忘王之立政必云須奉會其大而更其細故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切聖人有作豈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乎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元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言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切之言在代者或取為說是也狂東走也隱在國依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為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

與臣子元別不成為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至于蕨
正矣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知君字後父者盟于蕨地譜云知
曹姓顛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弟五子曰安知即安之後也周
武王封其苗裔於侯為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後父
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公附後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
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象字上夏天
子旁交隣國天子不信諸侯之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
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致令神加殃咎使如以牲也曲禮
曰約信曰誓液牲曰盟周禮天官王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
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茆秋
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日邦國有疑會曰則掌其盟約之載及
其禮儀北面詔明神祇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
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
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聞辟司盟之官乃此面諸其
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

南軟者今舍其血既飲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
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
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違朝王即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觀禮為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
方璋西方琬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
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後之贊牛
身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飲血却注觀禮云王之盟
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
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
劔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先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
司盟名山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
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飲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
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
者定八年涉佗授衛侯之手及挽又哀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昏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
傳二十五羊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
侯自相與盟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受官虽小異禮則大同故釋
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受珠槃玉敦以奉
流血而曰軟是其受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者之計時公求好於
卿之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各魯變以公為主言公及之
者言自此及彼也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莒父盟于楚彼言
會以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
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以爲不行會
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
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
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注附庸至姑城正彖曰傳
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鄭師尊王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
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
諸侯曰附庸却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云云者以

國受附於大國未已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
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
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
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
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
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執例曰名
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賤責各
其名在所重也襄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賤應
名而字則是貴故軍咄各名以賤之侯父各字以貴之傳文唯言
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侯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
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
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
乃是新意仲尼以夏有可善乃得各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
以為廢敗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侯父盟
于越桓公不賢不讓彼桓亦各侯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為慕賢說

讓也附庸不乞自通不與盟會今乞自通大國純好息民故知為
以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夏大國則附庸常道所
盟結好非附庸所乞故盟則貴之朝後常法 夏五月至于鄆
正彖曰邾國伯爵譜云邾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
也宣王封友於邾今京兆邾縣是也及幽王无道友徙其民於鞮
鄆鞮鄆之君今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邾縣是也在公二十二年魯
隱公元年也邾公二十二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
終矣邾公三十七年卒自邾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邾此
邾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注不稱至陵縣 正彖曰國
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人所討也
今稱邾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先罪然說其失兄之教不肯早
為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殺之故稱邾伯所以罪
邾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
段也兩罪之者明兄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
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

才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却伯既失教若依
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美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
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与却伯曰說而佞夫不去弟者
叙例曰佞夫稱弟不與反謀也却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佞夫
不与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
又段實却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在十一
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
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
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
春國討之例也彼其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却伯說失教
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序云推
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為例故言例在被年諸注言例在
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縣又有新却縣於漢
則宛陵新却各自為縣晉在河南而立滎陽廢新却而入宛
陵故却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鄆陵縣 杖七

月至之贈 正茂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
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密失其官竄於西
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武
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
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
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
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
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
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夫宰大夫名咺者身
至於魯并賜惠公仲子之贈也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贈
士喪既夕禮云公贈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贈
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車馬曰贈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
復有贈也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穀梁傳曰乘馬曰贈
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贈或是史異
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贈二人也服虔云贈也後天

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礼兄弟所知悉皆致贈非独君之
贈臣以贈為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贈猶覆
也蓋謂覆被亡者耳 注宰官至之辭 正彖曰傳言緩旦子
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歟乃書名知法應各字故云此
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无明例故推以爲例也周礼天官大宰卿
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
宰嘔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帛夏掌其戒令与其幣器財
用却玄云帛夏帛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帛夏或即充使
以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賻之者隱立相為大子成相
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賻惠公因即賻之杜言仲子者相
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相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稱
諡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
法无諡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叔例曰婦人無外封於礼為繫
夫之諡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諡也繫夫諡者夫人而已衆妾
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色子戴婚有諡者皆越礼妾作

也 注客主至陽縣 正彖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婦則名書於
經以盟客主无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傳曰及者何內早者也宋人外早者也早微言非鄉也客謂宋
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
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与此同也會盟之地
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
舉國名以內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後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
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喬傳曰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先忘齊相之德冬盟于喬脩相公之好
也言脩相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
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以亦推以內例非凡例也然
則相十四年公會即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以既
是盟故取盟內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經云以曹地曹與會是
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
宋之不与盟亦地以宋者彼經云宋方見圍其嫌於與盟故直

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困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
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
所封也 注祭伯至稱使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既周
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昨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
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令有祭伯在仕王朝蓋亦封絕域食采於
王畿也莊二十三祭公來聘注以力祭叔力祭公來聘魯天子
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試時力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力
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各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
李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詹王太子
是也其或稱祭公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
卿士死來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
何杜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為赴
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亮則稱名此云公卿稱者謂聘使往
還與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陸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友逆
王后于齊卿不封非禮也以劉友非卿名若卿則應各字以

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各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魯云
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
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无爵或亦各字大夫有爵或亦各爵傳
稱王叔陳生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
正各稱爵侯呂伋為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相爵
不可舍爵而各字卿而无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
亦各字大夫亦各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象祭伯凡伯毛伯單伯
召伯君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无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
未必无卿但无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各字是
言天子卿有各字之理 注傳例至見矣 正義曰傳文与上
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今之或虧
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与小斂大斂慎終故厚之也故仲
尼撥春秋卿佐之喪公不与小斂則不各曰示薄厚戒將來也即
以新死小斂為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各曰也襄五年
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与小斂則各字之

夏也其輩柔濁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昏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
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敘而昏
曰卒者叙例曰公孫敖終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昏
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敘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
故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是言孟不與敘恩實過厚故昏曰也莊
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
戊辰叔孫婁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在外而卒皆公不與
敘而書曰者叙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
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也然則內其有故不得以
責公故昏日也公孫嬰齊昏所卒之地餘皆不昏地者釋例曰
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
而先儒以為多以卿禮終而不當其喪皆沒而不昏杜知不當其
喪亦同不昏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昏足知唯杜
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昏明以卿禮終也全不當喪亦同昏卒

但不昏日耳春秋諸夏日與不日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
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其也言夏之
得失未足以廢人君者春秋之文廢為厚賞貶為大罰君之
於臣有恩則常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
足以廢也止於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
為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
一條特假日以見其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無傳也 傳不
昏即位攝也 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持
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昏即位仲尼固而不改故發
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亦無可昏莊閔僖不昏即位亦然也曰
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昏故杜詳辨
之釋例曰遭喪絕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
史皆昏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絕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尊父娶仲
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
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

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思或亂而不得禮廢更異國史固无所昏非行其禮而不昏於文也穎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昏即位仲尼散之乃有所不昏若實即位則為隱公先讓若實有讓則史无緣虛昏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昏也傳於隱公云不昏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執例且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昏不稱起又其妄一也劉賈穎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昏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棄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宵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昏姓却伯克段則云稱却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昏不稱矣同之意也高旨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无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更而已所有大夏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相為天子所有大夏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

公死稱薨是与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无攝却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此言之何得非危氏是却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知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天子少是以相為天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禘惠公之葬不成也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力之立廟以是謙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祭季孫行父力之請於周大史克力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无人為請故不入頌也 注王未至克卒 正義曰莊十三年齊相會諸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更齊相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在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与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昏邾滕襄五年歲之會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臧卒于會故經昏鄆人然則為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為人私屬則列於

會不可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國未必
有爵也知全先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
于鄆傳曰齊始霸則齊桓自鄆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後
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勲後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
已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定是何年身服度云
爵者黜也所以黜其材也 注賈伯至放此 正彥曰史之策
各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為之度乃得各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
方始各也又解史策不各經亦不各之意仲尼各於經者亦因史
之旧法旧史不各則亦不各故傳發以度經不各之意諸魯
夏傳執不各他皆放以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邦至
武姜 正彥曰杜以凡倒本其夏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
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注申國至宛縣 正彥曰
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魚襄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
夷同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
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

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
宅是其夏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
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注段出至鄂侯 正彥曰賈服以
共為謚之法故長夏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餽口四方
无人与之內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至惡之 正彥曰諡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
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 注魏叔至陽縣 正彥曰傷五卒傳
曰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魏則魏國亦有二也
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為東魏也却語史伯為相公孫謀云
魏叔恃勢鄙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
罪无不克矣相公後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內却滅之亡夏也云
魏叔封西魏仲封東而此云魏叔東魏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
傳云魏仲諸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
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魏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
於時東魏已滅故西魏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

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魏國今魏亭是也 注祭仲至百雉
正矣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无卑賤之驗者皆
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
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
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七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
為板七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
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
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為正者以却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
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
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七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
為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却玄王肅之徒內古學者皆云
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无正文周禮冬官考
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门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
禮尚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官典

命職乃敘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命數為節却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
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却玄兩解之其注尚昏
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
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為公大
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矣又云却伯
城方五里以匠人與命俱是正文因甚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等
二解以侯伯五里為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為
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為城居也 大都至九之一 正矣曰定以
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為
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
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
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
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
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

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
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
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
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內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內諸
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
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夜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
四縣內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
狹無後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
都々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元王閔元年傳曰分之都
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死使滋蔓 正
曰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
難可口謀也 注斃路也 正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後
曰路 固不堪貳 正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
堪也 厚將崩 正曰以牆屋喻也厚而无基必自崩喻段
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 注完城郭聚人民

正曰服虔以聚為聚木泰也段欲輕行龍衣却不作固守之資
故知聚為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如二君故曰克 正曰謂實非二君雋傑疆盛如似二君伐
而勝之然後林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者敗
取內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
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
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却伯之弟段
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
殺故不言奔然則却伯亦是曰史之文而得內新意者段以去弟
為與宜以國討為文仍存却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曰史即仲
尼新意也 注傳言至其奔 正曰經皆孔子所存以夏特言
書曰必是曰史不然夫子殆然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
秋改曰史以明矣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
共既不與戰亦不獲段之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
謂是却伯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兼其

本志而昏克也。知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予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死，受恃寵驕盈，若微加裁，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內之所，子封請性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旨。客國及其謀，勤哀却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性前則其殺意，傳林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殺成，其惡不加誅，使不得生，出此，知伯之志，意也。言知伯本有殺意，故乃殺成，其惡不加誅，使不得生，出此，知伯之志，意也。言知伯本有殺意，故誨之道，不謂知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後李以東，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過其萌漸，惡未就，豈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虔本意，欲殺乃是誣知伯也。劉炫云：以克力文，非其賢狀，故傳解之，謂之知志，言仲尼之意，善克者，謂是知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知伯志在於殺心，故其克難。

言其奔，故仲尼昏克，不書奔，如知伯之志，力文所以惡知伯也。注封人典封疆者，正彖曰：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衰為蕭封人，論語有侯封人，此言顧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侯祭皆邊國之邊邑也。注食不至之常，正彖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殺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注賦之至樂也。正彖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和柔洩之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注純於篤也。正彖曰：本雅，教誥訓純，內大則純，存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詩曰：至謂乎，正彖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為孝，不有竭極之時，故以此孝道長賜予女之族，彰言行孝之至，旨延及。

旁人其以夏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
陸不匱至故此 正考曰顧考叔有純孝之行也錫莊公莊公蚩
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顧考叔同是孝之族類也今考叔言感
而通之是謂永錫尔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
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
年注云叔向時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立明作傳稱君子之
言容可引詩新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夏近前代當時說刺
故云叔向時詩如此也詩注意類謂子孫族類傳意以為夏
之般類也 天王至故名 正考曰緩贈惠公至贈仲子夏由於
王非咍之過所以貶咍者天王至焉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
非且緩贈惠公惠是王已生贈仲子咍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辭
欲令遭時設宜臨祝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咍并致其贈仲子尚
存贈夏須止宰咍知其未薨猶尚致贈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
王則任非其人咍力辱命之使君臣一体好惡同之貶咍亦所以
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指所贈之人此指言惠公

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
人則不知由誰來贈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為年月
已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喪
不貶者宰咍無喪致贈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
此不同 天子至姻至 正考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
異數赴弔遠近各稍等差因其序答以由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
卑則復小大札踰時乃備小夏累月即成聖王制為常規示民
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夏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
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也期而葬謂之緩慢春
秋疏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
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哀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
宣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
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
不言其夏唯也期之葬者傳言後以示訛耳相王以相十五年崩

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後以訖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殺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閏元年六月乃葬積十月也二者雖亦逾期而國有變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昏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亦如靜在適承嗣故傳見莊之葬成各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群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无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固卒去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連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与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与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曰軌曰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親例曰万

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備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无故而穆伯如周弔以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曰位至待其使还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焉極海內為家天下間喪无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曰盟或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問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為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尤氏為短却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葬葬皆數往月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却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尤氏无忌云大夫葬數來月忌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礼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礼事无所出不可依用也列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為經張例此葬葬之大期以說宰啗之緩非是為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注言曰至之國

正考曰為玄服度皆以軌為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曰軌各曰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乞以時赴弔故言曰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中車木路以封蕃國之亡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曰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未朝天子之亡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曰軌其在本國軌必不若以中車之文即言與華友同軌豈亦乞同文也 注曰在方嶽之盟 正考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變而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曰盟常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充氏曰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矣巡守榮望既畢諸侯遂朝遂相與盟曰好惡尊王室是其為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曰盟情親吾凶相告遣使會葬也 注古者至踰時 正考曰曰位謂曰為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注尸未葬之通稱 正考曰曲禮

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為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摠謂之贈故傳曰賵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金賵發其實賵賻含襚摠名為賵但及未葬皆无所說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无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克用也今讚曰雜記弔含襚賵之等未葬則章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曰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注諸侯至終喪 正考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說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之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後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更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批雜記云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賒或有國更稱号云何是知
葬與卒哭相連間无更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与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
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
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之侯享諸侯子產相和伯
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却有簡公之喪未
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却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
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
之服既除則无哭位諸侯既知天子亦尔尚各高宗亮陰三年
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
陰終喪也晉晉杜預傳云大昭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旧制既葬
帝及群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各舍僕射盧欽論
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
闇以居心喪終制不与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同預證抑預曰
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和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

之得禮宰頃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予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
諒闇之證也各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內天子亦
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說曰周景王有后太子之喪既
葬除喪而宴采晉叔向說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
遂宴采以早此亦天子喪更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
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說景王不說其除喪而說其宴
采早則既葬志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過
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
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无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履苫枕_以以荒大政也禮記
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无孝賤一也又云端喪車
皆无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
年亦无服喪三年之文字之位至尊萬元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
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_切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
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

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考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談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茲夏休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求典籍以之證擬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雪杜議別尚昏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腫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却玄以諒闇為凶序杜所不用 紀人伐夷 正考曰在族譜紀姜姓侯爵在四年齊滅之也李夷姪姓偁其人不知為誰所滅叙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國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為闕則二夷別也也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姪姓更无夷國則以二夷內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岳不得為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注蜚負至放此正考曰釋云蜚蠃蜜舍人李巡皆云蜚蠃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切傳云蜚負蟻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為臭臭

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李中曰蜚乃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為災或不為災也經傳皆有蜚則此虫以直名蜚耳不名蜚蠃爾雅所叙當蜚一名蠃蠃說爾雅者言蜚蠃一名蜚非也此虫一名負盤漢晉及此注多作負蟻者叙虫云草金鉤資蟻被則歲時常有非災也蓋相涉誤為蟻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昏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擬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擬而言之繫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夏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擬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案二注互以相通他如此彭有宋至改葬 正考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高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宋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夏於大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為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魯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為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

之与葬相去既遠豈有宗師亮時已來葬時未去
會葬 正彖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
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為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秋滅衛
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相公十三年魯隱
公之元年也出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
悼公三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查家桓公
康叔十一世孫尚昏顧命稱康叔為衛侯則初封侯爵也查家康
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後為侯故今桓公為侯爵 珪諸侯至放
此 正彖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夏皆不書諸侯親
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按公成禮故不昏此云不見公不
昏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或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
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肩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昏之也
注禮卿至昏日 正彖曰喪大記君燭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斂
為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為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

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為文故知始死情
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昏卒然則在殯又不性者後
斂何以裁之且傳无其更不宣妄說故杜以為但燭大斂及不燭
其喪亦曰不昏日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

計一万八千三百一十七字

春秋正考卷第三

隱公

正藏用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二年注我狄即魯地 正考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
 四者是九列之外別名也皆商頌曰自彼氐羌或羌西戎之國名
 也杜勣明其在遠死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彰之物耳
 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我內之別耳我子駒支
 云我諸我飲食衣服不与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軒應不堪會
 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為禮也沈氏云會批公性戎為主人故得
 隨主人之俗以為會禮朝批來魯為主人我不乞於主人之俗故
 朝禮不成我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
 子駒支者也駒支見襄十四年 莒人入向 正考曰在莒莒
 已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
 頃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
 茲輿於莒初都於陵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 在亦自紀公以下為

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在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
 不復見四在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乞知其終始 注向小至
 三年 正考曰將早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
 五百人師五百人為旅用兵多少其數无常重其舉大變動大數
 滿師則昏之不滿則不昏輕其數少故經皆不昏旅也師者數也
 多夜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數少故經亦不昏軍也釋
 例曰春秋不昏軍旅壹皆曰師從如辭是其考也經之大例君自
 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將並昏不滿則空舉將名大
 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宣四年傳曰君討師
 後卿行旅後則君到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
 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後今乃
 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若自合昏名師文又須別見
 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師
 旅言數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
 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數則例所不昏

大夫位卑又名不齒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為人々即大夫身也其將者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昔師衆師衛甯殖侵却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者師少稱將々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者其重者也穀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帥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力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各人々各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各人亦與盟會曰注无駭記八年正名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各於經傳言司空故知无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力因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告君命今不各氏故解云未賜族也

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我邑也極為我邑傳其文焉我之於魯本无怒惡言修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我心故辭其盟耳秋即與盟後修戎好若已共戎舍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為惡行亦不是也讓位賢君固應不尔良史直筆焉得无說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注高平記有誤正名曰杜勣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為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无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月相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注裂繻記放此正名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為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昏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為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昏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內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之字昏卑之別也對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赤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力有

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為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
之命不得通於隣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
其无母者臣无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
隨其實變而昏之非廢敗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
稱主人然則曷稱之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
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无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台則何以
不稱母之不通也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
作自母之文也公羊言无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
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无父母命之親皆没已
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既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
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身稱其兄是也
陸子昂至密鄉 正考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
案諸經文魯丈夫出舍他國皆先昏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
昂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曰魯大夫故也 陸柏未記三年
正考曰妻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贏再歸是也仲子實娶柏未

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竟隱成之讓柏為大子
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
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柏未君則曷為祭仲子
隱為柏立故為柏祭其母也然則何言尔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
仲子為夫人也 傳陸許其說而足 正考曰我貪而无信盟或
背之公未得戒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
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
也 三年注日行七度 正考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
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此月內遲每日行一度故一
月乃行一周天月行此日為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
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
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壹一周天也日月雖共切於天
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舍集以其一舍
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舍故一舍為十二月日食者月
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

裡浸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已半月及日者以
歷考一日分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今月及日凡
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較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
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
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
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
則交食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
動物之行度有大量不乞不小有盈縮故有會交會而不食者或
有虧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
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會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无常
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盛之日不宜
曰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變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昏朔已
已之下經元朔字長歷推此已已實是朔日而不昏朔史失之也
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歷紀全廢漢承漸候天時始造其所

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出得食日而
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
加時後代修之漸益微密今為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无虧
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歲為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
始一交會未有虧月食者今虧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
世考之歷術更无不驗不可謂之踈失由是注不乞定故未言之
也又漢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
有虧食之理其辭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
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
朔也 天王崩 正義曰申礼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
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却玄云異死名者為人衰其无知若猶
不曰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窮壞之也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
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是由天子為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也
以為若卑之義也不昏天王名者以內之王為之極故敬而
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為曰崩天子之崩以為也

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夫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
子卒不昏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
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為文不道當時赴不
言登假也注周平至不書正為曰今檢杜注死葬者皆顯
言其謚此為中葬故書周平王也仲尼修經尚改正真偽以為
褒貶因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偽而書者周人教令諸侯連至故遠
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葬而後其偽言人知其偽則包是章矣故
即信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叔則曰天王偽赴遂用其虛明日月
嗣否亦從赴辭君子不愛其文以信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
真偽之情可以兩見兼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或也君氏葬
正為曰君氏者隱公之母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也
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為母氏舅氏言其與已異
氏也注武氏武也正為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
氏子不昏其字則其人未成大夫也若是上士例尚書名又不
應繫之氏族謂之內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詔魯皆言天

王使某此後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
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功其爵命政事統於
冢宰之使適魯冢宰不得命故作自王之文傳言王未葬
者意兼兩夏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
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武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綱目之夏故傳
以未葬辭之注魯使詔六葬正為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
師葬襄王昭三葬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討之彭道卿均者皆昏
其使名以不昏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昏
名故直昏其所為之夏而已盟則云及其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
云葬某公舉其所為之夏明有使往可知也叔例曰先生之制諸
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夫也禮也於重文哀之伯因而抑之
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夏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也古制
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
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王以示
奉使非卿則不昏於經討立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知過

礼也诸侯曰薨礼之正名鲁史自昏君死曰薨若滕国亦曰昏薨
则与已君死别国史自在已国兼他国赴告为与已君死故也其
薨名虽赴称薨皆改昏卒略外以别内也如於昏葬则五等之
爵皆举謚称公者舍葬者在於国外赴彼国之辞彼国臣子称君
曰公者使之行不得不称公也又云恐其薨名改赴昏者叙例曰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称曲存鲁史之
义内称公而昏薨所以自尊其君则不得不略外诸侯昏卒以自
异也如於既葬虽称子男之君皆称謚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
两通其义是其礼也案礼杂记赴告之辞云君計於他国之君曰
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然则赴辞亦无薨語而云恐其薨名者以
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
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問
飾其文辞耳若以記文无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称大夫士赴人之
辞皆云不禄豈大夫无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昏必以薨为文但
擯者口傳赴辞在謙退之士之不禄故礼記言之赴則必以薨

但改赴昏葬再史之昏薨莫不在國舍葬者自可在外昏策者國
內昏之而云赴彼國之辭者昏使行之更言使為此更行故文後
彼称不謂昏不在國也鄉內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昏已之使赴彼
称女与此同也 傳注夫人既詳矣 正弟曰倍八年致夫人傳
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礼檀弓記葬礼
去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礼既葬乃反
哭於廟遂過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也 即殯
宮也倍三十三年傳与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
於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
皆夫人之喪礼夫人喪礼有三史策無昏有二唯卒葬兩立而已
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
定拟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
也或云葬某氏葬定拟是也或則不昏葬也今志子三礼皆闕經
異常辞必是闕一更則更一文但傳既并叙注不顯配魚言叙例
詳之例亦未甚分明以傳故上三更故下三更若以次打配則不

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不祔於柩故不言
葬文次相屬豈乃似然但顧下傳豈則不尔定十五年如氏卒傳
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
不反哭解不昏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昏葬也
二事既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斯可知矣傳文不以次配者
初死即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復之先後力文也至
於昏經則夫人与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昏葬順經之
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
夫人与君同体死必赴於隣國若不赴告於隣國則夫人之禮
不成焉成以否矣由赴告成否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
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使
是適妾莫辨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
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与不
葬殆可以異故不反哭則不昏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

也人之行礼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但廢行則皆存此也子自三禮
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執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昏
葬豈如則反哭而不赴故昏葬而不言小君以寸二者批傳則然
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祔也而不赴者辭有云何耳薨者夫人
之死号不稱夫人必不得稱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別号不稱夫人
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与
薨文相將也葬定如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不祔故
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夫人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
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
可致詰蓋赴祔二禮課行一變則具寸三文二變並廢則三文皆
去耳何則檢寸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是稱夫
人由祔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
於赴不由於祔也定如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變
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曰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變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昏薨

昏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昏葬若不昏葬則小君之
文无所施身即仲子是也赴曰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
而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為仲子立廟則
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注不昏祔妾媵
正矣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為君則其母得為夫人
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廢正君之禮故亦不備於其
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也先君不
命其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妾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
夫人矣故如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也 注四月必陽縣也
也隱以讓相攝位故不成禮於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
一時之宜隱之留妾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注四月必陽縣也
正矣曰直言於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令之七月杜必知秋令
之反者以時信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
知以是七月故為令之反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反而云麥未熟
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亦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

也 澗谿之菜 正矣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
陋蕪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 注谿亦謂毛中 正矣曰尔雅
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名曰谿水在兩山間也水
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也山又云山澗无所通
谿李巡曰山中水澗也其所通與水注川曰名宋均曰无水曰谷
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
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
水也色止與時音交同水曰小渚曰止水名曰止止也小水可
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草中木也故杜以毛
為中毛即下句蕪蕪蘆藻是也蔡陸菜而云沼止之毛者或采之
水旁非皆水內也 注蕪大也聚藻也 正矣曰秋中云蕪其
大者蕪舍人曰蕪一名萍大者名蕪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
藻陸稅毛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大者謂之蘋小者曰
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秋中又云蔡譜
孫炎曰白蒿也陸稅疏曰凡艾白色為蒿蒿令白蒿春始生及秋

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及小
正傳曰繫遊胡々々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藻水草從艸從水菜色
或作藻從艸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以草好聚生蓋訓聚也故
去蘊藻聚藻也陸玩疏云生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蘊莖大
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
人謂之藻聚為發色也詩二藻皆可食煮熟接去腥氣未麩糝
力茹嘉美揚州人既荒可以為穀食 注方曰至曰錡 正傳曰
此皆詩毛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筮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注漢汗流潦 正傳曰傳水謂水不流也切道也雨水謂之潦
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汗行潦道
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為飲食故引澗酌之篇藻魚潦水所生要此
潦非生菜也 可薦王公 正傳曰上言鬼神以言王公是
生王公也或以為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為
言澗酌論天子之夏是羞於王也未繫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
薦之言羞者即云陸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 雅有

行葦 正傳曰采葦束為澗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夏其言未
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武氏至葬也
正傳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谷王命未葬也
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執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
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夏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
而立寡人 正傳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
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曰也老
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命以
之矣夫 正傳曰義宜也錯心方直動合夏宜乃謂之由義宜公
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
以義宜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
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陸云帥義而列
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以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成宜之福明
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成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
為義也 商頌云報予 正傳曰商頌云鳥之卒章言殷湯武丁

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實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荷負之
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
荷此祿諱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 注殤公亦殤 正考曰唐
虞之代契為司徒封於商十四世武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為代号
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諱之者謂之商頌義陽與武
丁也荷天祿令殤公亦荷天祿與殤公同故別以證之公羊傳言
宋之禍宣公為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為宣
公之也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師矣而行則殤公宜受
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矣失其威宜故知人之祿唯在
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
公子馮出居于邾則是父使之出誰言念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
子馮出奔邾邾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邾以除君害是馮
出奔邾邾人欲納宋國也父使居邾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邾欲以
害殤公故批父言之則云使立出居批馮言之則云念而出奔各
據其實而為之文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父曰穆 注既

盟曰日語 曰考曰款言云債疆也舍人曰背陪意也車路而入
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變故云傳記異也禹貢道流承流
內濟入于河溢為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
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桑丘博昌縣入流案檢水流之
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批苗時乘見載於款例今一皆依杜
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九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
于石門在十二月知計亦十二月也經曆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
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二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歷推此
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勝有庚戌
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謬知日謬也 衛莊公在姜 正考曰齊
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仇禹有功或封於呂或
封於申故大公曰呂望也大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立今臨
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
牙平公十二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
而田氏奪齊大公之後滅矣案齊也齊莊公生倚公亦宮得臣未

是年少而陵年長也奇東郭偃棠元啓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
疆是疎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竈而去三卻是新臣
而間旧臣也息伐却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灵蔡景叔穢
无度是邪淫而破正也坊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
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強安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
破也 去順效逆 正矣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才不敬
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備犯之也 注危
致心昭事 正矣曰礼七十而致事言还其所掌之事於君也信
之初始有此故言信先經以昭其餘不注後可知也 四年莒人
莒牟婁 正矣曰譜云杞妘姓及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
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屯及成公遷緣陵
文公居溥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潛公弟哀公
三年春秋之信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卷十三年而楚
滅杞檢杞於此已見於經相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
伯來朝於信並無号謚又不昏其卒依二十三卷杞成公卒其

謚乃見於信未知以年杞國是何君而為成公之父祖耳牟婁
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內莒邑昭五年莒牟婁以牟婁來奔
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信絲取王官及郊襄襄二十三年齊侯伐
晉信稱取朝歌並昏伐不昏取以伐取兩昏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
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郟昏取不昏伐昭十年伐莒取郟昏
伐不昏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郟逆服故昏取不昏伐十年晉以
取郟討公故昏伐不昏取其伐國困邑昏取以否亦後告也 注
昏取至婁鄉 正矣曰襄十三年信例曰凡昏取言易也知以書
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
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郡溥于縣應劭曰春
秋州公如曹尤氏信曰溥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溥于國之
所都此溥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執例土地名云
州國都於東莞溥于縣以雍丘溥于坐郡別而竟連也相五年信
稱溥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夜六年春寔耳虫知其國必滅不
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年晉師諸侯城杞昭元年和午數趙文子

之功云城溥于是知溥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遷何而遷故云溥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遷溥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遷緣陵而遷於溥于以无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夏跡似自然也雖然溥于為杞所并定似不虛而此都溥于未有夏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溥于又遷溥于於緣陵者以相六年溥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溥于則溥于始未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都溥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鄆取鄆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代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代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魯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姜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與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復不取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魯取瑕易也列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陸氏臣元死月 正彖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之世也稱臣之罪也陸云稱君謂唯魯君名而稱

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屠殺者之名以示其死於國不發然則曰弑列吁之名稱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无道而列吁為賊也列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无其廢敗直是皆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虽後非族而文尚族也春秋魯書族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為例故託之於外赴則惠有人身自身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為說弑君不昏族者四事列吁可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為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國而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為督有母之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昏弑君見矣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為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万則為己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昏族者二夏楚殺得臣與宣申賈氏皆以為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去七人皆稱氏族為獨於二二人陋也故以為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故以為其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昏曰仲孫嘉之昏曰崔氏非其罪也軍溺師皆曰疾之

稱族者君命舍族者夫人晉罪已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造也斯蓋非史策曰法故世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修春秋因來以示幾々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而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既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其本也各司馬華孫來盟亦无他此知非大例也然則摠而推之春秋之矣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各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廢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先廢先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曰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君者皆不居氏閔公以下皆居氏亦足明時史之異曰非仲尼所省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省无常此例廢則或省官或省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曰與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曰史无所廢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无矣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

周則八十五日往羊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葬二月不得有戊申也三月之下未必是三月之日故長歷推此葬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呈字誤故云有日而无月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无月經有此類故知此亦曰之凡如此者有十四夏在過者可清亭正矣曰申礼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過相見於卻地曰舍然則舍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礼也猶舍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舍也過者或未及舍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礼若道遠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舍故魯曰盟未及舍期衛來告乱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礼亦曰過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過于岳是也曲礼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礼冬見曰過則与此別劉賈以過者用冬過之礼故杜雅之釋例曰過者倉卒簡儀若道遠相遇者耳周礼諸侯冬見天子曰過劉氏因以名以說春秋自与傳違案礼春曰朝夏

曰宗秋曰觀冬曰過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曰之於禮冬見天子適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過禮簡易經昏季姬及鄩子過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為後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過與周禮冬過異也草次猶造次々々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注他國至魯人 正考曰案却伯使宛來歸祔庚寅我入祔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夏皆得稱我則已之卿佐被敗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舍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注州吁至水名 正考曰春秋之在王政不行賞罰之根不在天子弑君取國力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舍者則不後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金傳曰舍于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後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弑也秋例又云諸侯篡立多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

曰矣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與弑君同似與秋例違者秋例所云諸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矣者即莊九年齊人殺无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齊魯猶不殺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矣若既會諸侯則臣弑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天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瀾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海彼濮與此名同矣異故杜於此不言瀾直云濮陳地水名 注衛人弑八年 正考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々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南魯入宣與齊小白曰文傳言魯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弑也

傳注請二心之怨 正彖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未必在前
更无怨也衛世家稱相公十六年乃内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為
相之女服虔以先君内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燕夷姜生急子公納
急子之妻生壽及朔今与構兄壽亡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
五年即位相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矣魚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
之娶南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燕父
妾生急子也史記多謬語以南信然 注蔡令于蔡縣 正彖
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慶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
上蔡為蔡侯作乱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
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
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邕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邕侯十四
年卒自邕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
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阻兵而安忍 正彖曰阻訓特
也恃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也度也 故晉至
疾之也 正彖曰案元年傳知人知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

許遂行彼則不昏又不加賤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昏於
經又加賤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果因請公更不
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昏又加賤責 王觀為可 正彖曰
於王外行觀礼此更是為可也 宣公即位 正彖曰賊討乃立
自絕前君故不待踰年也 五年陸昏陳至魚葛 正彖曰陳魚
者獸獮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亦
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奠而書陳奠者國君爵位為
重非蒐狩大事則不尚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託其陳
故書陳魚以示非礼也傳曰非礼也且言遠地故知昏棠說遠地
也 九月至六月 正彖曰三年之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
木主迁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祭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
前用八令乃用六也 獻者奏也奏進也祭以娛神也六羽謂六切
之人秉羽舞也 注成仲至名宮 正彖曰考成叔祐文也言初
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祝獻社
云遂以為常故云初社於此不解初彖明不与彼同故春秋之經

有文曰夏異如此之類是也陸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
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
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匪不
以為夫人有欲以為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陸無二通孟子
入惠公之廟仲子无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仲子
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
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為者祭主其祭也始該
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昏羽者以公問羽數故
昏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其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
策羽則非當所昏善其後正故各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後之
是其善之意也為昏天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為
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
成廟則饗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似廟則尚饗寢則尚考此廟
言考者考是成就之美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
宅飲食以成之雜記陸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饗者不神之也考

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饗之者吾而神之蓋木主未入之
前已行饗禮也案雜記饗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
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
中下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
其鉶皆於屋下剖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
司當門北面既奠宗人告奠畢乃皆退是饗廟之禮此言考宮獻
羽自為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饗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
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為考也服虔云宮廟初
成祭之名為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
其意謂考即是饗也案雜記饗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黍何由
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黍獻羽敬豈何神
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
夫人宮者相宮依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
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群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
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

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極是也群公或稱廟即曰宗於祖廟
曰族於祢廟是也注却主至却上 正考曰天下有道諸侯不
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者首
蚤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然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蚤
大夫為主國君殺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
却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晉人者恥不得志
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
史策之常法也 注喪食至故書 正考曰穀梁云食苗心蠧食
葉蠶食節賊食根柔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蠧言冥之然難知也李
巡曰食木心為蠧言其冥之難知也食木葉者其假冥也李
故曰蠧也食其節者言其貪根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
民財貨故曰柔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郭璞曰今別處
啖食木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故致為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為
名陸抗疏云曰說蠧蠶蠹賊一種也如言寇賊盜穴內外言之
耳故捷力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叙之然則蠧

非以蟲名食苗之處為名耳 注大夫之所及 正考曰禮弓下
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昏者弔喪同疾人君
之常假有得失不足察如此小吏倒皆不昏葬若國處所營則
亦不可不昏大夫之葬皆臣子自力非公家所及及不關國事以
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昏君命故耳 傳觀奠
者 正考曰說文云奠捕奠也然則捕奠謂之奠天官獻人掌以
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奠為奠之者猶言穉者也
臧僖至敗也 正考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
服之屬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
盞魚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為大事而陳此物故云
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
其為飾器用故將穉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弄所得之材不堪
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
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歐民而納之於善
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力軌力物納民於其中也既

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
為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
明物色采飾謂之內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列
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
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
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
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率其意言獵
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
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
君以下云々月令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
物上下重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教行國忘之所以禍
敗也其意言魚非講武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令君觀魚是為
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
以教習戎戛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備造器物也下云四
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

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
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注臧僖公與戎正受曰依伯名彌字子
臧在李云孝公之子即此冬魯公子驅卒是也諡法小心畏忌曰
僖是依為諡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之之子稱公孫公之之子不
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
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
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
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列炫云田獵止教我而言祀者
獵將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登宗廟器見此意也注
言器所起正受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
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為不軌不物政
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注蒐索引擇也正受曰爾雅秋天
四時之獮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
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蒐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
蒐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知去解苗田與此小

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啓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栢四年公羊
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後反時不田穀梁
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
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
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力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
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禾舉未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拔
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
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力田除害也桑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拔
去懷任秋歟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也通義不通也故先
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力之說其名亦有意焉也後春獵
獲則取之不乞取取不孕反獵所取无多不乞力苗除害力因時
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注
各隨時事之間正考曰隙訓間也四仲之月自是常期就其因
中簡選間日蚤則農月必有間時故曰隨時事之間也仲冬農之

最隙故大備禮也注蚤四至也正考曰蚤每年常四時講
武猶後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後爲禘祭意相類
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
整頓而還振訃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衆也衆祐文治兵振
旅坐作進退其禮皆曰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秋天主出治兵
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爲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
入則秀光在前後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
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
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力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却玄詩
箋列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
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
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厉兵將威不軌故
異其文耳注飲於至獲也正考曰栢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
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
實唯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功序車攻羨宣王備車馬備器械

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
械器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
日不討軍實而申做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二注並云軍實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
注車服旌旗 正義曰周禮中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
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郊玄云甸田
獬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祀不宜乘
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
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魯卑異建治兵之禮為辨旗物
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
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旒
遂以稱田郊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
或載旛或載物為屬軍吏无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
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旒者
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無者各異物死者帛而已然則治兵

旌旗如司馬職文也案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旒
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車載旒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
物所建不同者郊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魯卑之
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加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
所建者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
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
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中車云大麾
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儒以為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
常旌旗所用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 鳥獸至於
器 正義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力皮去
毛力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
皮革通也頤上大齒謂之牙鳥翼長毛謂之羽齒牙毛羽各
自小異故歷言之也查於頤謂升頤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飾
諸器之飾有用以材者 注頤祭宗廟器 正義曰鄉食燕之饌莫

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曰獵取禽主為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為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奉登訓為升服度以上登力升下登為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為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為飾寧後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奠之蠶黃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為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為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魚取鳥獸元不為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為取材以飾器物令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魚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魚為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蘆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射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魚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况與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々同 若夫至及也 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藎芡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魚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糧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

也雜糧謂諸雜糧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者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與卑者之是也公觀之非正与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說公者彼以時魚絮羞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為戲采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說之也 注孫辭云否矣 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鄭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言欲案行也竟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說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穀例曰曰說棠魯地地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穀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李棠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注矣亦陳也 正義曰穀例云矣陳也 注曲沃至國縣 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變父改之曰晉變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

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在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
地理志云河東閭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也改名應邵
曰武帝於此閭南越破改曰閭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
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 注南燕至燕縣 正彖曰燕有二
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
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在家不知其君号謚唯莊
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注邲國至邲鄉 正彖曰史記管蔡在
家稱邲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在無所見既無在家不知其
君号謚唯文十二年邲大子宋儒奔魯魯曰邲伯來奔見於經傳
則邲國伯爵也 注万舞也 正彖曰案公羊傳曰万者何千舞
也籥者何羽舞也則万与羽不同今傳云將万焉問羽教於仲
是万与羽為一者万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万舞也則
万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无千舞者婦
人無武事独奏文樂也刘炫云公羊傳曰万者云籥者云々羽
者為文万者為武則尤執朱于右秉玉斝文則尤執籥石秉翟

此傳將万問羽即似万羽同者以當此時万羽俱作但將万而問
羽數非謂羽即万也經直昏羽者与傳互見之 注六々三十六人
正彖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丈夫四為四八
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
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糸二八為
二侑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糸之
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為下半糸張亦耳非以
二八為二侑若二八即是二侑却人豈以二侑之糸賂晉侯晉侯
豈以一侑之樂賜魏絳 夫舞必八風 正彖曰舞為糸主音逐
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奇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
不同糸氣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
也 注八音至其情 正彖曰八音為金石革絲木匏竹周禮
大師職文也郊玄云金鐘鐃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瑟
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籥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
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

其風明庶異音本其風清明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
金其風闔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
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闔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
冬至廣莫風至風律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為之立名耳調與融
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曰也沈氏云案樂
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埙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
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
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教此八方之音既有二柷未知孰是故兩存
案更說制未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
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第其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
蕙結也蟋蟀詩曰无以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籥歌南風曰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
兮是序其情也 注魯唯至用六 正彖曰襄十二年傳曰魯西
諸姬媾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無用八祀記祭
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

戚以舜大武八佾以舜大夏此天子之祭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
堂位曰命魯公在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祭是周公之廟用八也
傳曰始用六佾則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傲上之辭魯言之
僭做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
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魯仲與仲因明大典公從其
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
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
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舜大
夏八佾以舜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
後正禮尚存於經者更僭非礼无容不存自此之後不存僭用八
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僭八佾於庭知唯
在仲子廟用六也 注諸侯至不醜 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
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親禮載
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
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

夫无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為異莊十四年傳稱邾公謂原
繁為伯父礼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為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
為伯舅同姓大夫為叔父者多則无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
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
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陸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春秋正義卷第三

刊一万七千九百八号



文化十二年三月以常陸國久志郡高志山
西宮寺藏本四之以為家珍
御島美行進藤寺重

東方文化叢書第四景
鈔正宗寺本春秋正義

